

云中凉都

凌春杰



新时代之光

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乘高铁到了宜昌，朋友说要开车送我回家。我本不想麻烦他，但听说走后河，这是一条我未曾走过的路线，于是接受了这份盛情。在资丘和宜昌之间，我往返过无数次，但都是从前河走，逆清江而上，或顺清江而下。后河这条路，需要翻过火烧坪。在我离开家乡后，原本贫困出名的火烧坪，竟因种植高山无公害蔬菜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，我一直想有机会去看看。

我们从宜昌出发。车过西陵长江大桥即向西南沿高速而行。那时还是九月，宜昌的天气火热。越野车在弯弯曲曲忽上忽下的公路上走得很是平稳，很快，就进入长阳境内的高家堰镇。大山褶皱中的小镇，潜伏在沟谷间的丹水，逶迤着伸向天际的高速公路，苍翠的群山，次第在眼前一闪而过。似曾熟悉的山，似曾亲近的水，虽然是第一次途经这里，我的心早已柔软起来，仿佛和这山这水有着不绝的前世今生。

朋友说，两个月以前，他来过火烧坪。现在的火烧坪，正谋划一条“生态农业+”的发展之路。对于火烧坪，我的最初印象，这里山高入稀，粮食收成少，茅屋很多，光棍到处有，山上的姑娘千方百计要嫁到山下的人家。山上和山下的人家除了这种姻亲，大多还另有一层牛脚户的关系。那时，一头耕牛好几户人家共有，每户一只牛脚，甚至有的人家只拥有半只牛脚，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制。山下人多，地势不平，山上人少，地广平阔。从下半年到冬天，牛归山上的人家饲养，等开了春，山下人家牵牛下来犁地，一直养到秋天。山下人家上山牵牛时，往往还

从山上背几个包白菜回来，包白菜、球白菜是山上的特产。这样的日子，大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。忽然就有一天，火烧坪真像被火烧过一样，在四村八邻间火起来了，青树包村一夜之间都种上了球白菜，施农家肥，不打农药，凭着土地自身的肥沃，种出的蔬菜又胖又嫩，将大自然的菁华节汇集到了新鲜的茎叶之中。这些新鲜蔬菜，先是卖到了宜昌，接着卖到了省城，赚到一笔他们想都不曾想过的大钱。渐渐，青树包村发展成反季节蔬菜基地，除了萝卜、土豆、青玉米，栽种西红柿、辣椒、包白菜、球白菜也成为整个村庄的主业。大片的荒山被开垦出来，大量的农地被整体承包，青树包在短短几年间就成为最富裕的乡村，小镇上聚集着来自周边巴东、五峰等地的数千民工，八轮或十六轮的货车排队上山，装满蔬菜又缓缓下山，运送到全国各地。村里的乡亲们富裕了，一个家庭年收入几十万，成为很平常的事。这么一座贫困的高山，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超过了山下，山上的姑娘们再也不愿意嫁到山下去了，山下的姑娘们忽然就有人愿意嫁到山上去当老板娘了。

下了高速公路，转入县道，在榔坪镇短暂而过，就到达火烧坪境内。虽然是县道，铺设得也很不错，颠簸的土路早已成为历史。上山的路弯弯绕绕的，一会儿穿过这座山头，一会儿又进入那个沟谷，在盘旋式的抬升中，渐渐看见了遍野的蔬菜和嫩包谷。在进入火烧坪的那个山口，矗立着一块巨石，刻着四个大字：云中凉都。我说，下车看看吧。

我和朋友向那块巨石走去。朋友说，火烧坪如今向观光休闲农业转型，正在规划生态综合体，发展观光休闲民宿。在这方面，我知道朋友有经验，他的第二居所，就是恩施的苏马荡，也在海拔超过一千五百米的山上，他就是苏马荡的文化使者，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他为苏马荡代言。面对四个红色大字，顿时仿佛真的进入了云中，远处

的是云，近身的是雾，人一下子澄明起来。这个凉都，真材实料，即便是仲夏，也有自然的山风拂过，不需要空调，不需要风扇。盯着这四个大字，我竟然感触到了一座山的生命律动。汽车在峰谷间的盘山公路上绕行，浓雾渐渐退去，云海般山峦浮现出来，如同置身于尘世之外的仙境。在公路两边，我看到了一片片六分熟的包白菜，一架架青涩中泛着白光的西红柿，有些地里残留着些许小萝卜，大萝卜显然已经装车拉走了。还有些地方，覆盖着长条薄膜，不知会是哪些幼苗即将破土而出。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基地，它们的生长期主要集中在仲秋孟冬，正好补上了时令蔬菜的断档期。山中的农民，早已修整起气派的楼房，记忆中童话般的茅草屋怎么也找不到了，竟心生出些许怅然。怅然之余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驶入青树包村，小镇的身影水墨般从流动的轻雾中洒了出来，这样的小镇，正是记忆中的老样子，有些陈旧，一点也不破落，处处散发着时光的气色。面对此景，欣喜之情油然而生，我拍了几张雾中小镇，发到朋友圈，我要告诉亲友们：此刻的我，正在云中凉都，特意设置了发送的位置。

朋友轻车熟路，直接开车进了乡政府。这天正好是周末，乡党委书记李德兵正从外地赶来。趁这个间隙，我在四处转转，和周边的人随意聊了起来。我才知道，青树包这个高山蔬菜基地的缘起，起初也是偶然的。1997年，农妇吴家春一狠心承包了三百多亩菜地，当年卖菜收入意想不到有几十万元，除了还清家里欠下的债务，她用余下钱滚动发展种植蔬菜。如今的她承包经营五百亩蔬菜基地、五百亩草场，安置农民工八十五名，被誉为“高山蔬菜女状元”。也许，吴家春当初的种菜，仅仅是基于还清债务这一朴素的想法，只是基于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经验，她没想到会形成聚集带动效应。乡党委和乡政府借势挖掘优势，利用这里地处冻土地带，土

地天然肥沃，平均海拔高，年平均气温低的特点，推动将反季节蔬菜销到了国内外五十多个大中城市，带动了当地的观光旅游、中介服务、餐饮住宿、运输、仓储等行业发展，成为推进“两个转变”的典型。二十余年来，火烧坪依靠高山蔬菜早已率先脱贫致富，成为全县最富裕的乡镇之一。邻近的地理生态相近的黄柏山，学习火烧坪种植反季节蔬菜，短短几年也诞生了一大批十万元户、百万元户。

闲聊中，老同学田丰华的电话来了。原来他就在火烧坪开办地膜加工厂，长期驻扎在这里。田丰华过来时，竟然穿着薄棉袄，颇令我有些意外。趁我们寒暄之际，朋友伺机拍了张照片，说是要留作记录。朋友这么一提醒，我忽想起此刻就身在“云中凉都”。很快，李书记到了，带我们去食堂用餐。在食堂的墙上，我看到了摄影家镜头下的凉都，冬天大雪覆盖的，秋日夕阳西下的，夏日满山葱绿的，田野、山峦、房屋，它们在摄影家的眼中都流淌出静美的韵律。李书记给我们讲火烧坪的“凉都”行动，如何将蔬菜基地和观光农业结合起来，如何将山村打造成都市向往的夏日凉都，如何将民族民间文化融合到正在兴起的民宿旅游，如何让富裕起来农民的日子有滋有味。作为一乡主政者，他更像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，对“凉都”计划如数家珍。我看到了一种敏锐与远见。吃完饭，我进到一户人家，一个大妈正在切红辣椒，房子里收拾得很亮堂。大妈见我带着空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是娃们装的，到了冬天才开暖气。”是啊，这么高的山上，出门就有山风，再热的天屋子里也是清凉的，哪里需要人造冷气，真是羡慕我了。

曾经最穷的高山，在时代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优势，探索出一条走向富裕的路子，而现在，他们不满足于鼓起来的钱包，还要和世界更近，要向现代化的观光农业靠近，要把自己建成宜居小镇。我想，以后回到故乡，我可以长住在这里了。

茅洞桥年景

张雄文

般涌动的人流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吃穿用玩似乎无所不有的琳琅年货一道，淹没了这座衡南的乡间小镇。

茅洞桥是乡间俗称，却又颇有古雅来历，源自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司空曙的一首描述茅洞桥的《送曲山人之衡州》：“茅洞玉声流暗水，衡山碧色映朝阳。”不过，茅洞桥的官名早改叫茅市镇，曾是衡祁古道上一处往来熙熙的驿站。

猪血米豆腐店隐在摆满摊点的街巷一隅，没有店名，仿佛街上某位随意穿戴，不修边幅，一声不吭踮脚卖菜的乡间汉子。门前是一长溜灶火，大小锅里吐着芳香的热气，瞬间唤醒、撑开了我奔波一个早晨的胃。跨过灶前一处横卧的葱蒜摊点，进到店面，里面早挤满了一屋的人，七八张长条桌上的碗筷与脑袋都埋在升腾弥漫的热气里。脸膛黝黑、满面憨笑的店主似乎看穿了我的迫不及待，很快麻利上了一份。碗是瓷质大海碗，犹如小脸盆，齐碗口油光可鉴的滚烫汤水里，满是扎实的猪血、米豆腐，佐以牛肉丝、红椒、葱蒜、姜丝、茼蒿、红、白、黄、绿相间，令我每一根味觉神经瞬间野马般奔驰起来。米豆腐的柔嫩，猪血的滑腻，牛肉的筋道，

无一不透着绵绵不绝难以名状的混合香味，让我从舌尖、喉咙到肠胃无处不舒坦，无处不熨帖。

阳光带着近春的暖意，爬上了屋顶，涂抹在一张张沧桑或憨厚或稚嫩的脸上，人流依旧熙熙，肩背上或手中的袋子更沉重了，各处摊位上上下下的货物却似乎不见减少，或坐或立或蹲的大小老板、货主们面色沉静，更多的是喜气洋溢，仿佛牌桌上手气格外好。还有不少如我们一样屋檐下街道边闲云般逛着的男男女女，老者安步当车，少者欢悦蹦跳。远处偶尔有一两声爆竹骤然炸响，那是按捺不住的欢快富足的心情。

又转过几条街巷，从百货超市、五金门店、刚开张的酒厂、水果摊位以及形形色色的路边衣物、菜蔬、香烛鞭炮摊点前走过，一连遇见好几家烤烧饼店。烧饼店前都立着一个硕大的椭圆柱形炉灶。我走进一家烤烧饼店，店里面坐着两个女人，或许是婆媳，也许或许是雇工。她们不紧不慢，一遍遍揉搓加水的面粉成长条状，再揪成小截，轻轻压成一张张面饼，摊开在一个圆形的团箕里，最后端呈给门口的烧饼师傅。烧饼师傅是主角，胡子拉碴，胸口挂着厚黑围布，双手戴着套袖，将一

张张面饼稍稍点几滴香油，迅即伸入炉内，又悠然空手出来。我好奇地往炉内一瞅，面饼一粘贴在炉壁上，满壁都是，仿佛附吸在墙壁上的一只只展开翅膀的白色蝴蝶。香味很快从窄小的炉口溢出来，师傅一边粘贴，一边用火钳夹出烤熟的烧饼，堆在一旁的簸箕里，不一会儿工夫，便成了一座烧饼的小山。

我站在一旁观赏，终于忍不住，不顾猪血米豆腐犹自鼓胀在肚，买了几个刚出炉的烧饼。拈一个在手，饱满松软，表皮有些许焦黄。咬一口，外脆内酥，浓香溢满口。据说网络上有个《中国烧饼排行榜》，茅洞桥的烧饼名列前茅，通过互联网，远销衡阳、长沙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与深圳等地。当师傅说小小的茅洞桥每年要打两三千万个烧饼时，我惊讶不已。

不觉间，阳光立在了头顶，人流仍旧在缓缓蠕动，年味也依然在尽情弥漫。我走过烧饼摊，又向隐藏着拎豆腐、黄皮草鱼的茅洞桥深处走去。我想，此刻芳香四溢的茅洞桥，它的喜乐与富足，或许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，它的未来，让人充满了不尽的遐想。我驻足而望，似乎看到了街市尽头大年里腾空而起的烂漫焰火……

遇见

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这是当地老乡们的口头禅。啥意思？是说阿拉山口每年有二百多个风天。

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大气流，从开阔地呼啸而至，突然遭遇阿拉山口对峙的峡谷，通道变窄，怒不可遏。于是，挂挡提速，摧枯拉朽，能把火车掀翻。

这里毗邻边境线，守疆的哨兵在巨石上刻下誓言：“大风吹不动，诱惑打不动，强敌撼不动。”

我们油站的员工也是这样啊！接受采访的老站长王继成豪情万丈。李老师说，阿拉山口油站是2003年建的，当初寒碜得不敢想，一座小平房，两台加油机。为了躲风，把加油机安在房子里，加油的时候从窗口拉出管子。风大得把人贴在墙上。

我们房前砌着一堵墙，还拐个弯儿，跟厕所一样。不这样不行，赶上下雪，风一刮，雪直接把门堵住，一直堵上房顶，踩着雪能上房，可瓷实了！

锅炉房前没来得及砌墙，早上起来烧锅炉，哎哟喂，门前一座大雪山，根本过不去。没辙，在雪山上掏个洞，钻进去，朝里推开门。好不容易点着火，冒出的烟瞬间变成霜。

风不但把雪吹垮了门，连同沙子碎石一扫而光，路面硬化白给。有一次，一老伙计开着豪车来加油，加完把车停在站里，跟朋友吃饭去了。饭桌上禁不住劝，喝上了，醉得对着灯泡点烟，那还开什么车啊，就在朋友家凑合睡了。一夜大风。早起来到站里，风裹着沙子，把车漆全扒光了，白生生的，就剩铝皮了。

阿拉山口这地方，方圆百里就我们中石油这么一个油站。站前公路连通着哈萨克斯坦，外贸车，旅游车，施工建设车，进进出出，全靠我们加油。站里算上我，只有四个人，白天晚上连轴转。白天还好说，晚上真叫一个苦！我们都戴着棉帽子，穿着皮大衣睡觉，随时准备上阵。窗户挡不住风，贴塑料袋，贴胶布，贴啥都没用，风把窗户拽下来是常事。半夜来车加油了，揉着睡眼摸着黑，走着走着被风吹歪了。加油区离站房也就五十来米，愣过不去。

别的地方给新员工培训，首先是不准烟火。我们不同，新员工来了，首先培训顶风顺风，告诉来加油的顾客，停车一定要顶风。如果顺风，一开门，哗的一下，门就没了。这样的事不新鲜。风来得急，刚才还风平浪静，就在开门这工夫，突然来了，贼快！我们收钱也是，正数着呢，一下子来风了，钱直接就飞了。哪去啦？艾比湖里去了。艾比湖离我们这儿不远，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。

风把钱吹走是小事，把人吹走就坏了。

站里的计量员是个小姑娘，油罐车送油来了，她要去计量。刚出门就被风刮倒，刮倒就站不起来了，骨碌碌，骨碌碌，随风滚到围墙前，眼看要撞得头破血流，我扑过去一把抓住。抓住了她，我也刮倒了。又上来人，大家互相搀扶着，这才回到屋里。别说刮倒了，就是走路，都要两个人相互抓紧才能走稳。

这是把人吹走的，把车吹走更叫家常饭。有一次，我去外单位结账，到了地方，把车一停，手刹一拉，就上楼了。结账下来一看，哎哟喂，车没了！当时就急了，瞪大两眼找。找来找去，车尾巴在人家一辆桑塔纳2000的门上插着呢！阿拉山口的人好说话，车主也认识我，说啥也不让赔。那哪儿行，推来搡去，好歹收下钱。我说真邪了，我拉手刹啦，咋还被风吹跑了？车主说，光拉手刹不行，没风还行，风一来就玩儿完。

对付阿拉山口的风，真不是一日之功啊！

阿拉山口的油站

李迪

面对恶劣的气候，站里没一个打退堂鼓的。公司对我们也非常照顾，一天一只鸡，两天一条鱼。美食源源不断，还盖了个二层楼。

李老师，您看见楼前的雨棚了吗？这已经是第二个了。第一个生被风刮塌了。说实话，建那个棚，我们很费心思，用特别粗的钢结构扎根儿，让它有个韧性，不让风硬吹，硬吹容易倒。就是这样，仍然禁不住风。那天，我在棚下加油，加着加着，忽然觉得楼房在晃悠。啊，咋的啦？要地震？再一看，不是楼房晃悠，是雨棚被吹得站不住。坏了，根儿松了，明天得停业抢修。想不到，当天晚上雨棚就塌了。真悬啊，刚好有一辆货车进来加油，一个柱子突然倒了，紧接着，整个雨棚哗啦一下子就塌了。那劲儿真大，生把另外的柱子砸断了。幸好，车装得高，雨棚搭在了货上。司机没事，加油机也没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赶紧找吊车，吊起雨棚，赔了人家的损失。

建新雨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可油站不能停业，多少车在等着加油啊！咋办？我们就用棉被把加油机包起来，顶着风加油。在我们看来，沙子打伤脸不怕，别打坏了机器。

阿拉山口的风不等人，为了避免损失，我们就学着看云识风。

站里有个员工，只要西北有点儿咋样的云，他就能说出啥时候来风。只要他一说有风，我们自己就先疯起来，手忙脚乱做好准备。结果，风真叫他给招来了，打得人脸疼，说话都喘不上气。

阿拉山口的日子就是这样，辛苦也伴着快乐。

李老师，您看见哨兵在大石头上刻下了誓言，那石头叫“顶风石”。它迎风屹立，岿然不动。哨兵以顶风石精神，手握钢枪，保卫祖国。我们油站的员工也像哨兵一样，手握油枪，恪尽职守。狂风吹不动，暴雪当银装！

采访结束了，天也快黑了。老站长说，今天夜里有大风。啊，我说，看不出来呀。他笑了，那您就等着感受一下。半夜，果然起风了。风力十一级，风沙走石……

